

# 绪 论

## 一、我国古代俗语研究概况

俗语作为一种语言形式早就存在于汉语里，先秦文献中已有许多记载，只是那时还没有“俗语”这个名称，多叫做“野语”、“民语”、“鄙语”，也有单作“语”的。例如：

野语有之曰：“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士重志，圣人贵精。”故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庄子·刻意》）

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上好富，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乱！（《荀子·大略》）

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

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韩非子·备内》）

但最多的还是叫做“谚”。例如：

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礼记·大学》）

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天子，其无晋乎！（《左传·闵公元年》）

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左传·僖公五年》）

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故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国语·周语》）

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今岁晚矣，子将奈何？（《国语·越语》）

谚曰：“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战国策·赵策》）

谚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过者，仁者之道也。（《战国策·燕策》）

谚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故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则下离上。下离上者，国之隙也；秩官之吏，隐下以渔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鲜矣。（《商子·修权》）

也有在“谚”之前加“鄙”以强调其民间性，或加朝代名以示其流行时代。例如：

鄙谚曰：“莫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而国愈乱，其故何也？（《韩非子·内储说上》）

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韩非子·五蠹》）

周谚曰：“田父可坐杀。”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罾菽茹藿，自以味之极。（《列子·杨朱》）

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孟子·梁惠王下》）

什么叫做“谚”？

《尚书·无逸》某氏传：“俚语曰谚。”

《礼记·大学》郑玄注：“谚，鱼变反，俗语也。”

《左传·隐公十一年》陆德明释文：“谚，音彦，俗言也。”

《汉书·五行志》颜师古注：“谚，俗所传言也。”

可见传统的观念，“谚”就是俗语。

“俗语”一词最早似乎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和刘向的《说苑》：

民人俗语曰“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  
（《史记·滑稽列传》）

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无极，谗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云：“画地作狱，议不可入，刻木为吏，期不可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说苑·贵德》）

如果说《史记·滑稽列传》里的“俗语”属于一般词话（意思是民间流传的说法）那么刘向《说苑·贵德》里“俗语”则具有术语的性质，用来指称民间流行的定型语句。由此可见，在先秦和汉代，俗语和谚语属于等同概念，所以后来又有“俗谚”之称。例如：

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晋·陶潜《答庞参军诗序》）

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

张郎心专，赋诗大有道理。俗谚曰：“心欲专，凿石穿。”诚能思之，何远之有！（唐·张文成《游仙窟》）

俗语是与‘雅言’相对的。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俗语被文人雅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野语。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那么多典籍引用俗语，说明我国古代俗语在民间的流传已经非常广泛，而且有着深厚的语言文化内涵。刘勰的《文心雕龙·书记篇》曾对此作了阐述：

谚者，直语也。……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满]漏储中。”皆其类也。[太]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可]所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

俗语运用的广泛不能不引起某些有识之士的注意，于是开始出现收集、考释俗语的典籍。

这方面的典籍，通常认为最早的是《通俗文》，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如有的人认为该书开“通俗词典的先河”<sup>①</sup>；是一部解释通俗用语的词典（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51—53页，中华书局，1983年6月）；有的则进一步认为该书“是一部搜罗最富解释最精的俗语词典”（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231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1月）。

《通俗文》的作者相传是东汉服虔。北齐颜之推曾怀疑非服虔所撰，但认为该书“文义允惬，实是高才”，说明是当时相当流行的一部较好的书。可惜宋代以后即已亡佚。从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和宋人《太平御览》等书的引文中，可窥见该书仍是一般的字书。

《一切经音义》卷十八曾引《通俗文》“木四方为棱，八棱为

瓜”；烧骨以漆曰垸”。《太平御览》三四六卷引《通俗文》“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六〇五卷和七六二卷分别引《通俗文》“方絮曰纸”；石碾舂穀曰碾”；还有像“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容丽曰‘媼’，形美曰‘媼’，容美曰‘媼’”等解释的都是字词而不是“语”，称不上俗语类的辞书。

相传另一东汉人崔寔曾撰《农家谚》，其中收有“舶棹风云起，旱魃深欢喜”；“二月昏，参星夕，杏花盛，桑叶白”；“云行东，车马通，云行西，马溅泥，云行南，水涨潭，云行北，好晒麦”；“富何卒，耕水窟，贫何卒，亦耕水窟”；“麻黄种麦，麦黄种麻”等农谚和气象谚。见清刊本《说郛》，嗣后有梁朝刘霖所撰的《释俗语》八卷，此书早佚。

唐宋时期，由于市井文学地位提高，俗语的收集和整理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唐代李义山的《杂纂》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该书分上下两卷，所收俗语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属于歇后语。出条的方式，是把歇后语的后一部分作为纲目，然后列举前一部分的不同说法。如：

必不来 穷措大唤妓女、醉客逃席、把棒呼狗、客作偷物去、追王侯家人

不相称 病医人、瘦人相扑、屠家看经

羞不出 新妇失礼、师姑怀孕、初落解、相扑人面肿、奴婢偷物败、犯奸、富人乍贫、重孝醉酒、子女豆瘢

不快意 钝刀切物、破帆使风、树阴遮景致

可以看出，上面这种类型，实际上分别是一组后语相同而前语不同的歇后语。如第一组可以变换为“穷措大唤妓女——必

不来”“醉客逃席——必不来”“把棒呼狗——必不来”“客作偷物去——必不来”“追王侯家人——必不来”等。这同现在所见的歇后语的一般形式没有什么不同。

一类近似谚语。如：

怕人知 贼脏、匿人子女、透税  
 须贫 家有懒妇、早卧晚起  
 必富 勤求俭用、家养六畜

上面这种类型，如果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看，便带有传授知识的性质。如“贼脏怕人知”“家有懒妇须贫”“勤求俭用必富”等，都比较明显地属于谚语。

继李义山《杂纂》之后，宋代有王君玉的《杂纂》、苏轼的《杂纂二续》都沿用了李义山《杂纂》的体例。如：

自做的 木匠带枷、铁匠被锁  
 没用处 旧历、秃笔、隔年桃符  
 又爱又怕 小儿放纸炮、狗吃热肉、小儿看杂剧  
 辍不得：向暑月行人借扇、向雨中人借伞、厨子处借刀、  
 向患脚人借拄杖

——以上见王君玉续纂《杂纂》

未足信 媒人夸儿女、敌国讲和、卖物人索价说咒  
 改不得 生来劣相、偷食猫儿  
 说不得 哑子做梦、贼被狗咬  
 留不得 春雪潮水、顺风下水船

——以上见苏轼《杂纂二续》

此后，《杂纂》系列的著作比较重要的有明·黄允交的《杂纂三续》清·韦光霰的《杂纂新续》、顾铁卿的《广杂纂》、石成金的

《纂得确》和《杂纂二集》等。

宋代除了《杂纂》系列著作之外 还有无名氏的《释常谈》三卷。《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此书“当出北宋人手”。该书收有“投笔”、“甲第”、“东道”、“开东阁”、“杨朱泣”、“持两端”、“牛马风”、“便便之腹”、“姜维之胆”、“敝帔之叹”、“胶柱鼓瑟”、“王济之癖”、“小官子夏”、“落帽之辰”、“尺布斗粟”、“邓艾之疾”、“无投杼之疑”、“雪东门之耻”等共 200 多条。一般先释义，然后援引书证或典故。如：

东道 接待宾客谓之东道。《史记》：“秦欲破郑 郑国君谓秦王曰：‘若能舍郑 愿为东道之主。有宾客往来 可以救接其不达者也。’”

胶柱鼓瑟 不见机而守旧规者 谓之胶柱鼓瑟。《史记》：“赵有名将赵奢 能用兵。奢既死 赵王怜之 使其子括将兵据秦。蔺相如谏曰：‘大王以其父能而用其子者，如胶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远矣。必败大王之事。’王不听。为秦将白起坑赵军十万。”

《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评价不高 引明·谢肇淛《文海披抄》的评论指出：“《释常谈》一书 作者不著名氏 其中援引芜陋，极有可笑。至以鹅为右军 簪为赵达 盲为小冠子夏 瘦为智囊，醉为倒载 觅食为弹铗 五迁为盘庚 子死为丧明 葺为 葺缩，皆谬误不经 似村学究所为。”现在看来 该书所收的词目也多数称不上俗语。不过该书对后来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宋代就有《续释常谈》和《别释常谈》等书。

《续释常谈》二十卷 宋·龚颐正撰。体例一如《释常谈》所收也是词、语夹杂。属于俗语的有“相门有相”、“将门有将”、“今

朝有酒今朝醉”、“张公吃酒李公醉”、“三十六策 走为上策”、“远水不救近火”等。清·杜文澜所辑《古谣谚》卷四十五曾引此书：“《续释常谈》释仲殊花品序：‘每岁禁烟前后 置酒饌以待来宾，赏花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故俚语云：弹琴种花，陪酒陪歌。’”

《别释常谈》三卷。《四库全书总目》对该书的作者进行了考证 认为该书 不著撰人名氏 其中引《中庸》冠以《礼记》 知为宋人。称齐桓公为威公，知为南宋人。故所征引如苏轼《东坡集》、苏辙《栾城集》、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之类 皆至北宋而止也”。《四库全书总目》还指出：“以先有《释常谈》、《续释常谈》，故以‘别释’为名。其浅陋鄙便 亦与二书相等。”

《释常谈》系列著作 虽然收了一些俗语词目 但多数也还是字词 算不上俗语专集。

宋代真正算得上俗语专集的是周守忠所撰《古今谚》一卷。该书前面有作者自序 称：“略以所披之编 采摘古今俗语 又得近时常语 虽鄙俚之词 亦有激谕之理。漫录成集 名《古今谚》。古谚多本史传 今谚则鄙俚者多矣。”

明代在收集、考释俗语方面有新的进展，著作也较多。影响较大的有杨慎的《古今谚》、陈士元的《俚言解》以及佚名的《目前集》等。

杨慎(1488—1559) 字用修 号升庵 四川新都人 著有《升庵集》八十一卷、《外集》一百卷、《遗集》二十六卷及杂著多种。所撰《古今谚》从古书里辑录了古谚 100 多条。多数不加注，如“晋伯宗引古言‘题下’ 虽鞭之长 不及马腹”，《战国策》引语曰“题下” 骐驎之衰也 弩马先之 孟贲之倦也 女子胜之”；桓谭引谚“题下” 二人同术 谁昭谁冥 二虎同穴 谁死谁生”等都未加

注。也有一部分加注。有的注音 如‘ 郑子产引古语 ’题下‘ 鹿死不择音 ’注音 读作‘ 休荫 ’之‘ 荫 ’有的注音又释义 如《歇冠子》题下‘ 中流失船 一壶千金 ’注‘ 船 ’音‘ 循 ’，《释名》‘ 船 循也。循水而行也 ’有的以古谚释古谚 如‘ 祁奚引 ’题下‘ 择君莫若臣 择子莫若父 ’注‘ 《管子》亦云：‘ 知臣莫若君 知子莫若父 ’’ 有的以今谚释古谚 如‘ 周太子晋引人有言 ’题下‘ 佐饔者尝焉 佐斗者伤焉 ’注‘ 俗言：‘ 助祭得食 助斗得伤。’，

对杨慎《古今谚》 前人有过评论。清·杜文澜《古谣谚》认为“ 杨氏所录《古今谚》 其书详贍 ”同时又认为“ 其体例 颇为泛滥 ”表现在“ 有泛收谚语不成辞者 有泛收古语为谚者 有泛收非谚为谚者；有泛收非谚为古谚者；有泛收古言者；有泛收人言者 有泛收古人语者 有泛收古语者 有泛收语曰者 有泛收某人引不著其为谚为语者；有泛收对辞、 讽辞、 说辞之类不著其为谚为语者 有泛收书名、篇名不著其为谚为语者 有泛收古谚、古语不加剖析者 ”。这里既涉及体例问题，也涉及谚语的性质和认定问题。

对于谚语的性质和认定，前人的著作里很少论及。杜文澜认为“ 炮车云、风花、黑猪渡河 ”不属于谚语是有道理的 认为“ 贾子引黄帝语 ”、“ 太公兵法引黄帝语 ”所引的是“ 古人语 ”而非谚语，也是正确的。但把“ 兄弟谗闻 侮人百里（ 富辰引谚 ）； 奔车之上无仲尼 覆车之下无伯夷（ 韩非引谚 ）作为“ 古语 ”而非谚语；把农谚“ 杏子开花 可更白沙 ”作为“ 非谚 ”；把“ 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负荷（ 子产引古言 ）； 虽鞭之长 不及马腹（ 晋伯宗引古言 ）； 杀老牛莫之敢尸（ 韩厥引古言 ） 箒作为“ 古言 ”而排斥在谚语之外等 则失之过严。许多流传下来的“ 古语 ”、“ 古言 ”都是谚语。把“ 古语 ”、“ 古言 ”和谚语对立起来 显然不妥当 至于把农谚同

谚语对立起来，更不可取。

杨慎《古今谚》虽然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它在发掘、整理谚语方面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杨慎在其著作里还常把俗语作为训诂手段。如《升庵经说》卷一引谚语“宠婢作管家，钥匙不响手拨刺”释“三拖鞦带”引谚语“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马溅泥；云往南，水潭潭；云往北，好晒麦”释“密云不雨”；卷四引谚语“心安茅屋稳”释“硕人之藹”；卷九引“饥梳头，饱洗澡”释“机羞”；卷十一引谚语“晴则如刀，雨则如膏”释“化土”等（参见《古谣谚》卷三）这种训诂方法，也应予以肯定。

陈士元（1516—1597）字心叔，号养吾，又称环中迂叟，湖北应城人。著有《归云外集》、《易象钩解》、《五经异文》、《古俗字略》等。所撰《俚言解》二卷，收入《归云外集》卷五十六、五十七之中。所收词目没有分类，但大致按时令、人事、酒食、衣服、房屋等逐项辑集。书前有作者自序，称：

乡俗常语，多有证据。听者玩熟而茫无考辨，则古圣察迹言何为哉？尝读《方言》，与今时所言颇不类。而《通俗文》并《释常谈》等书，又指引不广。余暇日著《俚言解》六百八十八章。庶乎陪佳客之诙谐，共鸿儒而博论，不至面墙尔。兹未能尽梓，聊录三百余章梓之。

这篇短序，说明本书重在考证语源，同时扩收词条。所收词条大部分是词，属于俗语的只有“耳边风”、“无梁斗”、“向火乞儿”（以上惯用语），“铁树开花”、“痴鸡引鸭”、“酒囊饭袋”、“残杯冷炙”、“成败萧何”（以上俗成语），“一字值千金”、“远水不救近火”、“海水不可斗量”、“乡里夫妻，步步相随”、“聪明反被聪明

误”、“一人有福 拖带满屋”、“酒令如军令”以上谚语 筹少数词条，但考释比较详细。一般先释义，然后考证语源。如：

耳边风  闻言不入耳曰‘耳边风’。杜荀鹤诗：“百岁有涯头上雪 万般不染耳边风。”

向火乞儿  谄人趋炎附势曰‘向火乞儿’。张九龄见朝士趋附杨国忠以求官 语人曰：“此曹皆向火乞儿，一旦火尽灰冷 当冻裂肌肤 暴骨沟中矣。”

残杯冷炙  俗谓‘残杯冷炙、残茶冷酒’皆古语。杜甫诗：“残杯与冷炙 到处潜悲辛。”李白诗：“暮宿五侯门 残茶冷酒愁杀人。”晏同叔词：“残杯冷炙谩销魂。”

远水不救近火  事不济急曰‘远水不救近火’。《周书》赫连达曰：“远水不救近火 何足道哉！”俗语本此。

这种既释义又考语源的做法已具有辞书性质，比前人进了一步。不过引书还嫌粗略 如‘远水不救近火’，《周书·赫连达传》作：“诸将或欲南追贺拔胜 或欲东告朝廷。达又曰：‘此皆远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俚语解》引得过于简略 同时未引《韩非子·说林上》：“失火而取水于海 海水虽多 火必不灭矣，远水不救近火也。”这是不足之处。

《目前集》二卷 作者不详 书名取自‘记天地之间目前之事’之意。前卷按天、地、人、时令、饮食、衣服、宫室、器物、官吏、妇女、释教、道教、文墨分部 后卷按杂事、常言、禽兽、草木、药物、俗字分部 共分 19 部。大部分是对方言字、词、语的考释 只有‘常言’部收了“杀风景”、“骑虎势”、“饭囊酒袋”、“难收覆水”、“千里鹅毛”、“爱狗不欲诃”、“好物不在多”、“虔婆营妇 瓜拉姑”等少数俗语。注释比较简单，引述或出处不详，或未注明出处。

如：

**杀风景** 李义山所云 如松间喝道、看花泪下、花下晒褥、月下张灯、步行将军、背山起楼 皆以为“杀风景”，可谓至妙。

**难收覆水** 太公初娶马氏，家贫，马求去。太公封齐，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倾于地，令妇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离更合 覆水定难收。”

**虔婆营妇 瓜拉姑** 瓜 音歪。《方言》谓贼为虔。虔婆犹贼婆也。营妓，古以待军之无妻者。营妇犹军妻也。 瓜 不正也。瓜拉姑，不正之妇也。

“杀风景”条，李义山所云“当指李义山《杂纂》一书。“难收覆水”典故，引自宋代王楙野客丛书·心坚石穿覆水难收》原文为：“（世）又言覆水难收。案 姜太公妻马氏，不堪其贫而去。及太公既贵 再来 太公取一壶水倾于地 令妻收之 乃语之曰：‘若言离更合 覆水定难收。’”“虔婆营妇 瓜拉姑”条：“《方言》谓贼谓虔”出于《方言》卷一 原文为：“虔 杀也。秦晋之北鄙，燕之北郊 翟县之郊谓贼为虔。核对原文 表明《目前集》所引出处尚欠严谨。

明代被认为“俗语辞书”的还有《俗言》（杨慎撰）、《增定 雅俗稽言》四十卷（张存绅撰）、《常谈考误》四卷（周梦暘撰）、《新刻徽郡原板诸书直音 世事通考》二卷（陆嘘云撰）等。这些著作所收俗语更少，实际上都不属于俗语辞书。

清代在俗语的收集和考释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批带有辞书性的俗语著作。有代表性的是《通俗编》、《恒言录》、《恒言广证》、《古谣谚》、《逆言》、《释谚》、《语囊》、《常语寻源》等。

《通俗编》三十八卷 翟灏撰 成书于乾隆十六年(1751)。翟灏(1736—1788)字大川 晚年改字晴江 浙江仁和县(今浙江省余杭县)人。该书辑录、考释了历代文献中方言词语和俗语 5000 多条 按内容分为天文、地理、时序、伦常、仕进、政治、文学、武功、仪节、祝诵、品目、行事、交际、境遇、性情、身体、言笑、称谓、神鬼、释道、艺术、妇女、货财、居处、服饰、器用、饮食、兽类、禽鱼、草木、俳优、数目、语辞、状貌、声音、杂字、故事、识余 共 38 类。取材范围包括经传子史、诗文词曲、小说、字书、诗话、艺谈、佛经、道书等 非常广泛。每个条目都引书证 追溯语源 或考其流变。所收词目大部分还是方言词语，属于俗语的如：

瓦罐终须井上破《鸡肋编》陈无已诗多一时俗语如“瓶悬瓮间终一碎”即俗语云云也。按《汉书·陈遵传》述扬雄《酒箴》曰：“子犹瓶矣 居井之眉。藏水满腹 牵于纆徽。一旦衷碍 为瓮所鞣。身提黄泉 骨肉如泥。”注云：“言瓶为井瓮所击 终须破也。”陈诗与俗语 皆由于此。

这里引《鸡肋编》又由宋代陈无已诗上溯《汉书·陈遵传》，考证了谚语“瓦罐终须井上破”的语源及其演变过程。可见《通俗编》对汉语俗语的语源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因此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认为该书“条目和资料非常丰富，为同类著作之首”。同时，也指出该书的主要缺点：引用文献常随意删节或出处不详。如上述“瓦罐终须井上破”条引用《汉书·陈遵传》的有关材料就是截取原文头尾 中间删去五句 而且把原文的“酒醪不入口 藏水满怀”的下句“藏水满怀”当做上句 还把“怀”字误作“腹”字。又如“打官司”条 仅提到元人《抢盒妆曲》有此三字 未引原文原

句作者也不详。除此之外,许多条目只引用文献,不释义,或释义不全面,还有的条目分类不当,不便检索。

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通俗编》时,其后附翟灏同时代人梁同书撰《直言补证》。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浙江钱塘人。梁氏本来编有《直语类录》一书,后看到翟氏《通俗编》内容更为丰富,于是不刊行原书,把原书改为补充《通俗编》遗漏的条目或提供不同的书证,更名为《直言补证》。因此,《直言补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通俗编》的不足。如清·陈确《补新妇谱·抱子》:“语云:‘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盖孩提家一团元气,与后天斫丧者不同。十分饱暖,反生疾病,此易晓也。”可见“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是清代常用谚语,但《通俗编》未收。《直言补证》不仅收了此条,而且引用元·李治《敬斋古今黄》卷五所云:“俗谚有之:‘小儿欲得安,无过饥与寒’”,说明其由来。《直言补证》也存在引书往往不载明篇目卷次的缺点。

《恒言录》六卷,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市),是清代著名的音韵、文字、训诂学家,主要著作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诗文集》等。《恒言录》也属于兼收方言民俗词语和俗语并考证其源流的著作。全书共收800多条,分为19类:吉语类、人身类、交际类、毁誉类(以上卷一);常语类、单字类、叠字类(以上卷二);亲属称谓类(卷三);仕宦类、选举类、法禁类、货财类(以上卷四);俗仪类、居处器用类、饮食衣饰类(以上卷五);文翰类、方术类、成语类、俗谚有出(以上卷六)。该书未能在作者生前刻板。嘉庆十年(1805)才由扬州阮常生据原稿和乌程张鉴补注以及他自己所加的注,刻入《文选楼丛书》内。1958年商务印书馆重校排印本书时,“出版说明”称该书从研究语言学的

度来看,有以下四个特点:

1、搜集了不少双声词(如含糊、埋没、摆布、新鲜);叠韵词(如:哏当、商量、支持、丁宁)可供研究汉语音韵学参考。

2、作者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语言,所搜词汇(如劳动、多谢、招呼、提拔)成语、俗语(如多多益善、千变万化、掩耳盗铃、先下手、耳边风等)很多还活在今天人民群众的语言里。作者并能从古籍中考证其所自出及相沿的习惯说法,也有助于汉语语源学的研究。

3、书中罗列的复词或词组,具有各种结构方式。例如:单纯结构式的“傀儡”联合结构式的“福寿”、“寒温”、“名利”主从结构式的“好汉”、“公道”、“格言”主谓结构式的“汗拓”、“酒令”,动宾结构式的“得意”、“连襟”附加结构式的“老子”、“孩儿”重叠结构式的“万万”、“千千”可供研究构词法者作为参考资料。

4、搜集了有词素颠倒的等义词或近义词(如喜欢、欢喜、整齐、齐整);又有词素类似的同义词,包括等义词、近义词(如:安稳、稳当、稳便、平安、安宁、康宁、长久、长远)都能引经据典地加以考证,足供研究汉语词义辨析参考。

以上四个特点说明,本书收条范围很广,俗语只是一小部分,主要见于卷六“成语类”和“俗谚有出”。《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认为该书较《通俗编》晚出,体例更严谨,取材更精审,分类更合理,释义更深入,在引证的详确方面,也超过《通俗编》。这个评论基本上符合事实。如“耳边风”条,《恒言录》卷六作:“《南齐书·武十七王传》:‘吾日冀汝美,勿得救如风过耳,使吾失气。’杜荀鹤诗:‘万般无染耳边风。’”而《通俗编》只引杜荀鹤诗,看不出流变。

《恒言录》的内容还由于有张鉴和阮常生作注,而显得更加丰富。如“养子防老”条,《恒言录》卷六作:“《新安志》詹惠明,

婺源人 乞以身代父死 云：‘养子防老 积粟防饥。代父偿死 万世留名。’ 鉴案：‘唐·元稹诗 养儿将备老。’这里 张鉴引唐·元稹《忆远曲》诗里（‘嫁夫恨不早，养儿将备老’）作注 指明这个谚语的由来。又如：“打秋风”条，《恒言录》卷六作：“《七修类稿》：俗以干人云‘打秋风’ 累思不得其义。偶于友人处 见米带札有此二字；‘风’乃‘丰熟’之‘丰’ 然后只二字有理。常生案：“《野获编》都城俗事对偶 以‘打秋风’对‘撞太岁’。盖俗以自远干求曰‘打秋风’ 以依托官府赚人钱物曰‘撞太岁’也。”这里 阮常生引明·沈德符《野获编·京城俗对》 进一步解释了“打秋风”的含义 同时表明“打秋风”这个惯用语在明代已经相当流行。

《恒言录》所收的俗语 多未加注 张鉴和阮常生作了不少补注。如谚语“万顷良田，不如四分薄福；日进分文，不如一艺随身”，《恒言录》卷六只收条未加注 张鉴补注：“《颜氏家训》引谚作：‘积财千万 不如薄艺随身。’又《元曲选》：‘家有千贯 不如日进分文。’”又如谚语“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恒言录》卷六也只收条未加注 阮常生补注：“见《鹤林玉露》。”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张鉴和阮常生的补注也存在错漏或不够明确的缺点。如张鉴引《颜氏家训》用谚“积财千万，不如薄艺随身”。按 这条谚语出自《颜氏家训·勉学》：“艺”本作“伎”。张鉴引谚语“家有千贯 不如日进分文”只说明出自《元曲选》 阮常生补注只说“见《鹤林玉露》”都过于简略 不便检阅。前者应具体说明出自元·秦简夫《东堂老》一折 后者应说明出自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九。

《恒言广证》六卷 作者陈鱣 字仲鱼 号简庄 浙江海宁人。该书完成于清嘉庆十九年（1841），书前有作者自序，说明撰写此书的宗旨。其主要内容如下：

自扬雄作《方言》而后则有服虔《通俗文》。厥后刘霁有《释俗语》沈约有《俗说》无名氏有《释常谈》龚颐正有《续常谈》其书或存或亡。近时翟晴江教授著《通俗编》盛推繁富然细案之多未精当。及读钱竹汀詹事《恒言录》，叹其实事求是考证精明自非经传洽熟旁通百家何能至此！……《恒言录》为仪徵阮公子长生校勘，又偕乌程张明经鉴补注，亦属详审。鱣于披阅时，间有管见，出于原录之外，及二家所未补者，疏记上下，积而成帙，目曰“恒言广证”仍分为六卷。

“自序”表明，《恒言广证》是作者读了《恒言录》和张鉴阮常生的补注后所做的补充。因此分卷和分类以及词目都和《恒言录》相同每个条目都做了补充。如“不痴不聋”条，《恒言录》作：

《通鉴》唐代宗谓郭子仪曰：“鄙谚有之：‘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代宗所举鄙谚盖亦有本。刘熙《释名》载俚语云“不啑不聋不成姑公”。姑公，犹翁姑也。《宋书·庾炳之传》亦有“不痴不聋不成姑公”之语。王伯厚谓“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见《慎子》。常生案张湛《列子·力命篇》注引语“不瞽不聋不能成功”。《隋书·张孙平传》鄙语“不痴不聋未堪作大家翁”。

《恒言广证》作：

鱣按《意林》《慎子》：“不聪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聋不能公。”《北史·长孙嵩传》：“谚云：‘不痴不聋不作大家翁。’”